

真理的终结

决策者参考文丛

中国市场经济研究会学术部 编

特约主编 周为民 周熙明



中国图书出版社

真理的终结



决策者参考文献

中国市场经济研究会学术部 编
特约主编 周为民 周熙明

中国青年出版社

目 录

[思想库]

- 善与恶的产生 [俄] 别尔嘉耶夫 (1)
- 论公民的不服从 [美] 亨利·大卫·梭罗 (31)
- 自由三论 [法] 邦雅曼·贡斯当 (41)
- 真理的终结 [英] 冯·哈耶克 (69)

[文明循踪]

- 变化中的社会 [英] 艾瑞克·霍布斯鲍姆 (83)
- 法律意识形态的发展 泰格·利维 (101)
- 宪政的人本主义精髓 [美] 卡尔·J. 弗里德里希 (114)
- 从征服到说服 [英] 怀特海 (132)

[经济学家]

- “大”之祸：美国的管制
- 资本主义 [美] 丹尼尔·耶金等 (152)
- 关于公司治理的结构两个故事
- 和一个模型 梁能 (181)
- “圈地运动”与中国社会
- 心理的变迁 何清涟等 (209)

[现实聚焦]

- 好警察 坏警察 苗炜等 (222)
- 目击高考现场 何建明 (235)
- 当前经济改革的现状与难点 杨启先 (265)

中国农村基层政治生活中

- 的派系竞争 孙琼欢等 (275)
 中国改革的经验教训 秦晖 (284)

[旧事重提]

“大跃进”时期国人社会

- 心态探析 王章维等 (293)
 窗口西洋景 马识途 (304)
 到底有没有罪 冯骥才 (323)

[人生智慧]

- 唇齿相依论男女 [英] D. H. 劳伦斯 (334)
 审慎是一种政治美德 [英] 埃蒙德·柏克 (352)

[商海沉浮]

钱伯斯：把思科引向奇迹之巅的

- “互联网先生” 朱继东 (362)
 硅谷一〇八条好汉 [美] 大卫·卡普伦 (380)

善与恶的产生

〔俄〕别尔嘉耶夫

1. 上帝和人

在关于善恶区分和善恶的起源问题之前，还有一个更首要的关于上帝和人、上帝的自由和人的自由或者恩赐和自由的关系问题。造物主和被造物之间的纷争（我们就处在这个纷争之下）就是关于恶及其起源的纷争。同造物主进行斗争的不仅是用恶歪曲被造物形象的人，而且还有受被造物的世界之恶所折磨的人。神正论先于伦理学问题的提出。伦理学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有神正论问题。如果有善恶的区分，如果有恶，那么必然地要对上帝进行证明，因为证明上帝就是解决恶的起源问题。假如没有善恶的区分，假如没有恶的存在，那么无论是神正论问题还是伦理学问题永远都不会产生。甚至可以悖论地说，伦理学不仅是对人的审判，而且还是对上帝的审判。起来反对上帝的不仅是恶，而且还有善，因为它不能容忍恶的存在这个事实。无神论的根源完全不仅仅在于恶，而且还在善里。^①恶人恨上帝是因为上帝阻碍他们制造恶，善人恨上帝，是因为上帝没有阻止恶人制造恶，反而允许恶存在。作为堕落

的结果的善恶区分自身成了无神论的根源。伦理学从中产生的那些基础同样也是无神论产生的基础，这给伦理学蒙上了不祥的色调。神学学说的传统神正论能否解决这个折磨人的问题，能否解释恶的起源？传统神学关于创世和堕落的学说把一切都变成了上帝的恶作剧，变成了一场上帝与自己的游戏。可以不赞同马西昂^②、诺斯替教徒、摩尼教徒的观点，但是恶的问题如此痛苦地折磨着他们，对这一点不能不报以尊敬的态度。一般都用自由解释恶的起源，上帝把自由赋予给人，而人滥用了这个自由。但是这个传统的解释是表面的，它根本没有说明恶的起源。被造物是通过自由而转向恶的，但它不是从自身出发拥有这个自由的，而是从上帝那里获得的，就是说，被造物最终是被上帝决定的。自由是劫运的天赋，它使人的命运成为灾难性的。这一切完全不能被理性化，不能用肯定神学的范畴来表达。正是传统的肯定神学使那些靠道德热情生活的善人成了无神论者。普通意义上的关于自由的概念丝毫没有解除上帝对恶和世界痛苦的责任。自由本身是由上帝创造的，它渗透到上帝自己的最深处。根据肯定神学赋予给上帝的全知，上帝永恒地预见到了他自己从自身传递给人的自由的灾难性后果。上帝预见到了恶和世界的痛苦，而这个世界完全是由他的意志才出现的，并处在他的统治之下，他预见到了一切事物的死亡和许多人将遭受永恒的痛苦。但他却同意在这些可怕的条件创造世界和人。这就是无神论的深刻的道德根源。上帝给人以自由，并等待对自己的召唤的回应，他这是在等待自己的回应，因为他提前知道答案，所以他在同自己做游戏。肯定神学在困难的时刻就求助于秘密，并在否定神学中获得解脱。但是它对秘密的理性化，实在是太过分了。因此完全可以彻底地作出结论，说上帝在永恒之中就已经预先决定让一些人获得永恒的拯

救，而另一些人则遭受永久死亡。比如加尔文说，上帝的创造是不平等的，他创造的一些人是为了永恒的拯救，而另一些人则是为了永久的死亡。^③加尔文可怕的学说的巨大贡献是导致荒谬（*reductio ad absurdum*）。他彻底地说出了从传统的关于创世学说里必然得出的东西。确实，预定自身是深奥莫测的秘密，这个秘密对理性和良心来说是可怕的，但理性神学之路却指向这个秘密。肯定神学在对秘密的理性化方面走得太远了，过早地为认识确立界限，设置禁区。当我们过渡到否定神学时，我们就开始觉得轻松和自由了，我们就能走出牢笼。秘密的伟大意义就在于此，有学识的无知（*docta ignorantia*）的伟大意义就在于此。生命的全部重要性、意义和价值就是由隐藏在它后面的秘密和无限性所决定的，这个秘密不允许被理性化，关于它只有象征和神话才是可能的。上帝就是隐藏在存在之后的无限的秘密。仅仅是因为如此，恶和生命之苦才是可以忍受的。假如世界和人是自足的，如果再没有任何更遥远的和更高的，更深刻的和更神秘的东西存在，那么恶和生命之苦就是不能忍受的。我们来到上帝面前绝不是因为理性思维要求上帝存在，而是因为世界依靠的是秘密，但理性思维在秘密之中结束。这就意味着，任何肯定神学都是公开的，不谈论“最后之事”。神秘的否定神学则深入地参与秘密。为理性认识设置界限的是秘密，而不是禁忌。

否定神学中神的虚无或绝对不可能是世界的创造者。这个真理是由德国思辨的神秘主义发现的。埃克哈特关于 *Gottheit*（神）的^④说以及伯麦关于 *Ungrund*（无限深渊）的学说的意义就是如此。圣三位一体和造物主都是从神的虚无，从 *Gottheit* 和 *Ungrund* 中产生的。造物主上帝创造世界已经是次要的行为了。从这个观点出发可以认为，自由不是造物主上帝创造的，

自由根植于虚无，根植于 Ungrund，它是第一性的和无始原的。自由不是由造物主上帝决定的，因为它在上帝用来创造世界的那个虚无之中。造物主上帝和虚无的自由之间的区别已经是次要的了，因为在原初的秘密中，在神的虚无中，这个区别将被取消，因为上帝是从 Ungrund 中被显现的，自由也是从它那里被显现的。但是，产生恶的那个自由的责任从造物主上帝身上被解除了。人是上帝的产物和自由的产物，是无、非存在、虚无的产物。虚无的自由同意了上帝的创造，非存在自愿地同意成为存在。就是从这里发生了对神的事业的偏离，产生了恶和痛苦，存在与非存在混淆了。这是真正的悲剧，不仅是世界的悲剧，也是上帝的悲剧。上帝需要自己的他者和朋友，思念它，等待它对自己的召唤的回应，即这是向神的生命的召唤，向神的完满的召唤，召唤参与神的创造，这个创造能够战胜非存在。上帝不是自己回答自己，而是自由在回答他，这个自由又是不依赖于他的。造物主上帝对存在、对被造的世界是万能的，但是，他不能控制非存在，控制非被造的自由，这个自由对于上帝而言是不可捉摸的。在第一个行为里，在创世的行为了里，上帝是造物主。但是在创世行为里不能排除恶的可能性，因为这个可能性包含在虚无的自由之中。关于堕落的神话所表达的就是造物主无力克服由自由而产生的恶，这个自由不是他创造的。因此才出现了上帝与世界及人的关系方面的第二个行为，在这里，上帝不是在造物主、创造的力量方面显现的，而是在救赎者和拯救者的方面显现的，这是一个受难的上帝，他自己承担了世界上的恶。作为圣子的上帝下降到深渊里，到 Ungrund 里，到自由的深处，恶就是从那里产生的，但一切善也都是从那里产生的。只有这样才能理解救赎的秘密，如果不是按照法律 - 审判的方式去理解它。从深渊里，从神的虚无不

产生三位一体的上帝，虚无的自由与他对立。他从虚无中创造世界和人，并等待它们回应自己的召唤，等待着从自由的深处发出的回应。一开始，这个回应是同意创造，然后是抗议和敌视上帝，要求返回到原初的非存在。因为对上帝的任何反抗都是向非存在的复归，这个非存在是以虚假的幻觉存在形式出现的，对上帝的反抗就是虚无对神的光的胜利。只有这时，不是恶的那个虚无才变成恶。这时上帝开始了第二个行为，下降到虚无里，下降到已经变成恶的自由的深渊里，不在力量中显现自己，而是在牺牲中显现自己。神的牺牲，神自愿在十字架上的受死应该战胜虚无的恶的自由，战胜这个自由，但不强迫它，不剥夺被造物的自由，而只是照耀它。只有这样理解神的这部神秘剧，才不至于把伦理学变成无神论的伦理学。但不应该说这是泛神论。在泛神论里也有真理的成分，这就是否定神学的真理。泛神论的错误在于，它使秘密理性化，把否定神学的真理翻译成肯定神学的语言。神秘主义有自己的语言，这个语言不能直接地翻译为神学语言。泛神论就是这样的错误的翻译。这就是为什么神秘主义常常被指责为泛神论，这种指责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不公正的。

在传统的肯定神学里总是有一种贬低人的愿望。然而，恶的存在这个事实使得这个对被造物的贬低成为不可理解的，因为对恶的责任不在造物主，而在被造物。其实，对恶的责任提高了而不是降低了被造的世界和人的地位，因为这个责任赋予世界和人以巨大的自由的力量，这个自由能够反抗造物主，摆脱造物主，从而建立一个自己的无神世界，建立地狱。堕落的观念实质上是个高傲的观念，通过这个观念人走出了被贬低的状态。从上帝身边堕落的前提是人的相当高的地位、被造物的相当高的地位、它的巨大的自由、它的巨大的力量。于是，只

有当涉及到堕落的自由，涉及到对堕落的责任时，被造物才能被提高。在所有其他的情况下，都贬低被造物。“被造”这个词自身就获得了贬义的特征。被造物是渺小的、无力的、可怜的、孤立无援的，它是虚无和非存在。仿佛上帝创造世界是想要贬低被造物，展示被造物的渺小和无力。上帝对被造物的要求就是盲目的服从，如果不服从就残酷地惩罚它。只能把这理解为人的罪的表现。但这样的本体论，这样的人学和宇宙论是完全不可理解的。造物主和被造物的概念都是从我们的世界里借用的象征。在我们的世界里，当创造者制造某种东西的时候，其作品就获得了这个创造者的名字，在它上面留下了创造者的观念，创造者的能量也过渡到这个作品上。不能因为伟大的艺术家的作品是被造的，就说它渺小的、软弱的、卑贱的。世界的创造者是艺术家中最伟大的，因此无法理解的是，为什么要否认造物主能够创造某种高尚的和神圣的东西。是的，人们会说，上帝的造物自身把自己给歪曲了和破坏了。但是要知道被造物和被造性的概念与堕落是完全无关的。人们认为被造物是渺小的和卑贱的，是因为它是被造的，而不是因为它堕落了。其实，被造物的堕落正好揭示了它的自由的力量、它的独立性，揭示了它的罪恶意志的力量，这个意志就是企图成为比被造物更多的东西。于是出现了一系列无法解决的悖论。人的“本质”上帝造的，人的“自由”则不是被造的，不被任何存在所决定，而且先于任何存在。存在来源于自由，而不是相反。那个被称为“被造的虚无”的东西正好是被造物里非被造的东西，就是被造物的自由。被造物的整个本质都是上帝创造的，因此不能被称为“虚无”。无论是被造的本质，还是非被造的自由，都同样不贬低被造物。贬低被造物的不是自由，而是从自由中产生的恶，但这个恶不具有被造性，因为恶不是上

帝创造的。被造物的奴役地位与关于上帝的君主观念有关，对上帝的这个理解属于低级的，非基督教的神的认识形式。上帝是君主的观念就是关于专制主宰的观念。这是上帝的一个侧面，它先于基督教的启示。基督教不是一神教，像伊斯兰教那样，基督教是三位一体的宗教。对上帝的三位一体的理解克服了一切奴性，并为人的自由和尊严作了证明。无神论常常只是反有神论，是同抽象的一神论和理解上帝方面的君主思想的斗争。面对基督教的三位一体的上帝，爱和牺牲的上帝，无神论便丧失了一切力量。伦理学不能为了“善”的名义而反对无神论，但可以反对抽象的一神论的上帝，这个抽象有上帝贬低被造物，给被造物以自由，然后又要求被造物对这个自由负责，并因为这个自由而残酷地惩罚被造物。

奇怪的是，人的思想，特别是神学思想从来也没有思考上帝的心理。大概是因为这种思考会被认为是不虔敬的。因此在传统神学体系里，最不清楚的就是上帝的心理问题。神学总是从人的心理的角度被建立起来的。所以，实质上神学总是更大程度上的人中心论的，而不是神中心论的，特别是在关于上帝的君主观念里，神学更是如此。是否可以这样说，上帝没有任何心理生命，没有任何情绪和情感状态呢？对上帝的静态理解，把上帝理解为在自身中没有任何潜在力量的纯粹行为，是自我满足，不需要任何其他东西，这是对上帝的哲学的、亚里士多德式的理解，而不是《圣经》的理解。《圣经》的上帝，启示的上帝完全不是纯粹行为，在其中显现着有情绪的和有感情的生命，显现着一切生命的戏剧性，显现着内在的运动，当然这个显现具有公开传授的性质。人对上帝的观点的局限性令人吃惊。人们害怕赋予上帝以任何生命都具有的内在的悲剧性，动力，对自己的他者、对人的诞生的思念，但是丝毫不害怕把愤

怒、嫉妒、报复心理等情感状态赋予给上帝，这些状态对人来说都被认为是偏见。在对人的完善和神的完善的理解之间存在着深刻的鸿沟。自满、自足、僵化的静止、高傲、要求对自己的不间断的服从，所有这些性质都被基督教信仰认为是有罪的和有缺陷的，但是人们却冷静地把它赋予给上帝。因此就不可能遵守福音书的教导：“你们要完善，像你们的天父那样完善。”^⑤对人来说，模仿上帝因此就成了不允许的。在上帝身上被认为是完善的标志，在人身上则被认为是不完善和罪的标志。根据否定神学的原则，上帝当然不是善，而是超善，不是完善，而是超完善，同样，上帝不是存在，而是超存在，不是某物，而是虚无，我们的任何概念都不能用于上帝。我们只能象征性地和神话式地思考上帝。而且上帝的象征性的心理学也是可能的。上帝的象征性的心理学针对否定神学的神的虚无是不可能的，但是针对肯定神学的造物主上帝则是可能的。于是自满、自足、专制完全不能赋予给造物主上帝，作为其隐秘生命的性质。对自己所喜爱的对象的思念，对牺牲的自我奉献的要求，则是完全可以赋予给上帝的。人们害怕把运动赋予给上帝是因为运动意味着不足，意味着对所缺乏的东西的需求，意味着需要填充。但同样可以说，静止是不足，是缺乏存在的动态品质，缺乏生命的悲剧性。神的生命里的悲剧不是不完善的标志，而是神的生命、神的神秘剧完善的标志。基督教启示在牺牲之爱的意义上揭示上帝，然而牺牲之爱完全不意味着神的生命自足，而是意味着需要走向他者。但是不能否认，基督教的上帝首先是就是牺牲之爱的上帝。牺牲永远预示着悲剧。悲剧性的运动和悲剧是因为完满和过剩而产生的，但不是由于不足而产生的。只有放弃基督，放弃受难和十字架，放弃上帝之子的牺牲，才能否定神的生命的悲剧性。不愿意知道神的悲

剧的神学，抽象的一神论的神学就是这样的神学。抽象的君主意义上的一神论不愿意知道神的生命的内在悲剧性，它是对否定神学和肯定神学的明显的混淆。从自身完全是完满和自足的绝对之中不可能得出创世的需求。创世就是上帝中的运动，是神的生命中的悲剧性事件。在绝对里，在神的虚无里，不能思考这样的运动，它建立一种外在于上帝的存在秩序，不能肯定地思考任何东西，而只能否定地思考。在把否定神学的绝对和肯定神学的造物主等同的前提下，被造物将成为偶然的，渺小的，不需要的，是与神的内在生命没有任何关系的，因此最终是无意义的。被造物只有在下面的情况下才是有价值 and 意义的，如果创世被理解为在绝对里对神的三位一体的实现的内在方面，理解为爱和自由的神秘剧。神的内在生命对公开神学是封闭的。隐秘神学则应该承认上帝中的悲剧。这就是雅·伯麦所谓的神的起源的过程。这个过程在永恒中实现，但它不意味着以前不曾存在的上帝的诞生，而是意味着神的神秘剧、永恒的神秘生命、从深渊（Ungrund）中的上帝的永恒诞生。^⑥

上帝中的悲剧和神的起源过程要求原初自由的存在，这个自由根植于虚无、非存在。在次要的意义上，即已经有了造物主和被造物、上帝和人，非被造的自由可以在上帝之外被思考。在上帝之外不能思考存在，但却可以思考非存在。只有这样才能理解恶的起源，而不使上帝对恶负责。相对于最后的秘密，相对于神的虚无，这个区分将会消失。在否定神学对上帝的认识中，在上帝之外不能思考任何东西，不仅不能思考自由，而且不能思考被造的世界。泛神论的真理在于否定地认识的神。泛神论的错误在于把神秘的否定神学的真理翻译成理性的肯定神学的语言。世界和世界的中心——人，是上帝通过智慧、通过神的理念所创造的，同时也是虚无的、非被造的自由

的产物，是深渊、非存在的产物。自由的因素不是来自圣父，它先于存在。在上帝中的悲剧是与自由相关的悲剧。造物主上帝对存在是全能的，但对非存在则不总是全能的。不可测度的自由根植于虚无，它进入了被造的世界，这就是说它对创世表示了同意。造物主上帝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照耀这个自由，使它与自己关于创造的伟大理念一致。然而造物主上帝没能在不消灭自由的前提下战胜包含在自由中的恶的潜力。所以世界是悲剧性的，在世界上到处是恶。悲剧总是与自由相关。之所以可以容忍世界的悲剧，只是因为上帝的受难。上帝分担了自己的造物的命运，他为了世界，为了人，为了他所爱的，为了他所思念的而牺牲自己。人们企图用被造物和被造性的概念解决一切困难，但这些概念是最不清楚的，意义含糊的，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制定关于创世的任何理性的概念都是不允许的。因为创世是神话，而不是概念。然而关于被造物的神话常常被解释成对被造物的贬低。人所创造的东西比人自己所生的东西更接近他自己。创造者、诗人、艺术家、思想家的形象更多地留在他们的作品里，而不是他们所生的孩子身上。在被造性的概念里最无法理解的是，人们企图借助于这个概念把人同造物主用深渊隔开，同时认为人是渺小的，并把人完全放在对造物主的依附地位上。最不能接受的，当然是假定被造自由。世界是被造的，人是被造的，但是存在不是被造的，而是永恒的。这就意味着，只有神的存在才是允许的。与存在相比，世界是次要的，与本体论相比，宇宙论是次要的。世界或者是存在的造物，这个存在等同于上帝，或者是存在的状态，是存在的命运的某种背景。在前一种情况下，世界的主要标志是它的被造性。世界是从虚无中被造的，而世界的渺小来自这个虚无，而不是来自上帝。然而，在被造性概念里有一个不清楚的

概念“虚无”，被造物就是从这里被创造出来的。如果这个虚无是原初的、不可测度的自由，虚无的自由，非被造的自由，那么在对这个自由的认识道路上我们就能获得更有意义的和更少侮辱性的结果，尽管还会有无法猜测的秘密。但是，这些结果不是通过概念的途径获得的，而是通过神话。也许，在创世的观念里要解释的最重要的就是悲剧的观念。通过悲剧我们将超越世界并接近秘密。必须要解释的是对悲剧的两种理解。

前基督教的悲剧是无辜的和无尽的不幸和痛苦。这是命运的悲剧。这个悲剧意味着，把世界生命理解成为世界生命的一个内在的封闭圆圈。没有超世界的上帝，因此无辜的受苦者不能诉说自己在世界上的痛苦。世界被诸神所充满，但是它们都不能超越世界生命的循环，它们自己服从一个最高的力量，服从命运，服从命运之神。只有通过美学上的容忍，通过对无尽痛苦之美的体验，走出命运悲剧才是可能的。这就是如此使尼采迷恋的对劫运的爱（*amor fati*）。悲剧和悲剧性的人们都处在善恶的彼岸。悲剧是完全独特的，原始的范畴。是不是所有的悲剧都是命运的悲剧，是否存在基督教的悲剧呢？^⑦传统的神学理解否认基督教悲剧的存在，并且害怕关于基督教悲剧的思想。令人奇怪的是，人们竟然否认十字架宗教的悲剧性。古希腊、罗马的悲剧是命运的悲剧，基督教的悲剧则是自由的悲剧，就在这个自由里揭示着悲剧的原初现象。命运是第二性的，它对封闭的，脱离了存在的最初源泉的世界来说才是可见的。命运是自由的产物。必然性自身也是自由的产物。自由是第一性的。基督教意识克服了在古希腊、罗马意义上的命运，把人的精神从世界的统治下，从宇宙力量的统治下解放出来。基督教所揭示的自由里隐藏着悲剧的根源。基督教在神的生命自身揭示悲剧：上帝自己，神的同质的子受难，被钉死在十字

架上，他是无辜的受难者。自由的悲剧揭示的是对立原则的斗争，这些原则比善恶的区分还要深刻。命运是自由的产物，这就意味着自由就是命中注定要遭劫运的。基督教不承认人的生命所服从的那个命运，因为基督教所揭示的是意义，这个意义超越世界并领导世界，可以把生命的痛苦、不幸、“灾难”都上诉到这个意义那里。但是基督教把悲剧转移到更深刻的层次，转移到自由里去，这个自由先于存在，并比存在更深刻。命运就是与虚无的自由，与原初的黑暗，与深渊（Ungrund）相关的东西。在世界上起作用的有三个原则：天意，即超世界的上帝；自由，即人的精神；命运，厄运，即自然界，是从虚无的和黑暗的自由里沉淀并固定下来的。这三个原则的相互作用就构成了世界和人的全部复杂生命。基督教意识也应该承认命运的因素，但是，基督教意识认为这个因素是可以被克服的，不是最高的，也不是占统治地位的。悲剧是两个极化了的原则的对抗，但不一定是神的和魔鬼的，善的和恶的原则的对抗。只有当人们遇到和体验两个同样都是神的原则的对抗时，悲剧的深度才能被揭示。整个我的书将要揭示的都是这样的冲突。最大的悲剧是由善而获得的痛苦，而不是由恶而获得的痛苦，这就是不能根据对善和恶的区分而证明生命。悲剧先于善恶的区分，在这个区分之后悲剧还将存在下去。生命的最深刻的冲突标志着两种价值，两个同样都是高尚的和善的价值之间的对抗。这就意味着，悲剧在神的内部存在。恶和魔鬼的产生已经是某种次要的事情了。新的伦理学不仅应该是对善恶的认识，而且也应该是对悲剧的认识，因为悲剧经常在道德经验中被体验，并使所有的道德判断变得极其复杂。道德生活的悖论性与悲剧因素在其中的渗透相关，而这个悲剧因素无法被一般的善恶范畴所包含。在道德意义上，悲剧就是无辜，它不是恶

的结果。各各他是悲剧中的悲剧，这正是因为他在十字架上被钉死的是绝对无辜的、无罪的受难者。对悲剧绝对不能进行道德化。悲剧就是向善恶彼岸的突破。自由的悲剧将被十字架受难的悲剧所战胜。死亡将被死亡所战胜。位于善恶此岸的一切判断都无法渗透到事物的深处。人的道德意识被严重地玷污了，不仅被恶给玷污了，而且还被低劣的和歪曲了的善给玷污了。道德的净化和复兴永远是道德判断的原初性和纯洁性的获得。道德生活的悖论性、悲剧性和复杂性在于，低劣的不仅是恶和恶人，善和善人也有低劣的。“善人”常常是恶人，是为了善的恶人。恶仿佛是对低劣的善的惩罚。悲剧就从这里开始。建造地狱并把恶人推下地狱的善人已经是悲剧人物。这比平常对善恶的区分还要深刻。

造物主上帝根据自己的形象和样式创造了人，也就是创造了创造者，并要求他进行自由的创造，而不是要求他表面地服从自己的力量。自由的创造是被造物对造物主伟大的呼唤的答复。人的创造行为就是对造物主神秘意志的实现，造物主要求的就是自由的创造行为。但就自己的形而上学本质来说，创造永远是从虚无中的创造，即从虚无的自由中创造，虚无的自由先于创世本身。这个自由通向向前存在的深渊，并且存在于人的每一个创造行为之中，存在于创造的意图和创造的高潮之中。与上帝不同，人在自己的创造中需要物质，雕刻家需要大理石，雕像从这个大理石中被雕出，然而创造自身却不是从这个物质，不是从某个来自此世的东西里产生的。在创造的意图里总是渗透着原初的自由因素，虚无的自由因素。从这个自由的深处将发出对上帝呼唤的回应。令人吃惊的是，当提到创造时，人们否定这个自由，只有当涉及到堕落、罪和惩罚的时候，人们才回想起这个自由。这就是神学世界观的缺陷，由于